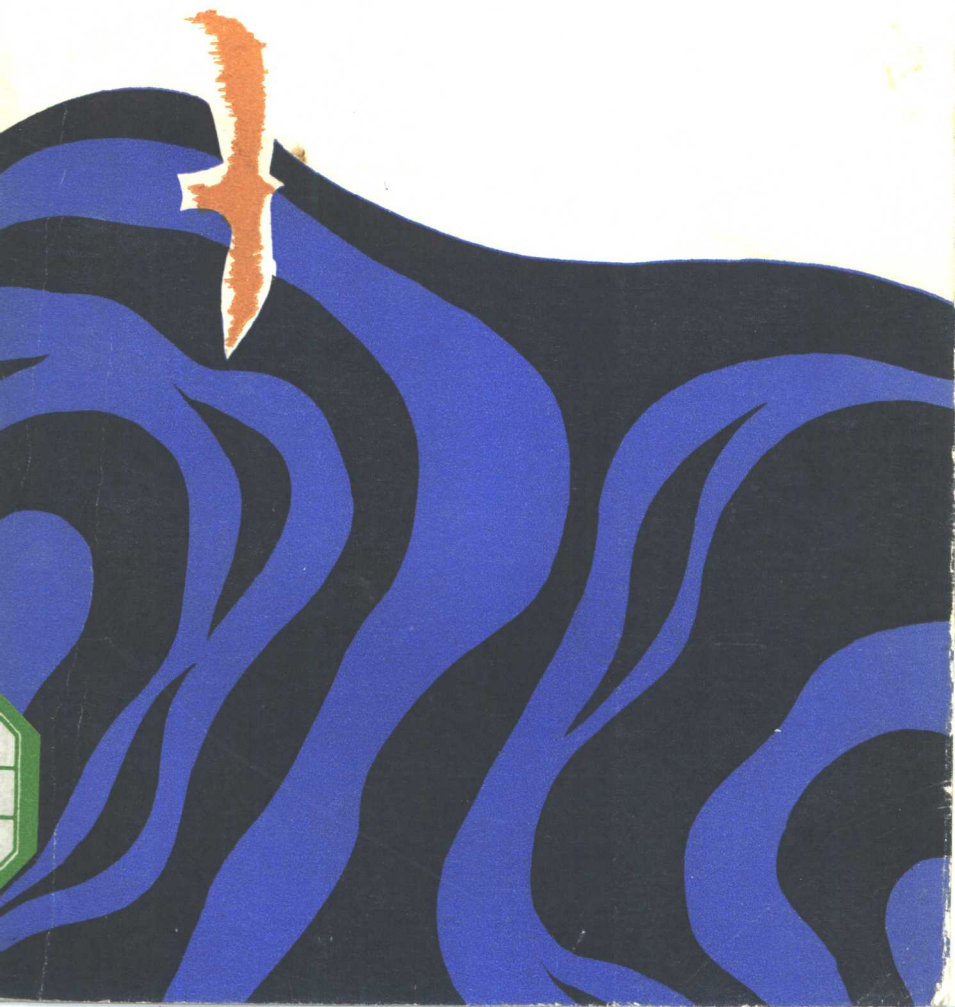




0005136

不仅仅是留恋

金 河 短 篇 小 说 选



不仅仅是留恋

·金河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不仅仅是留恋

Bujinjin Shi Liulian

金河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26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₂ 印张:12 $\frac{1}{2}$ 插页:2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200

责任编辑:郭 锋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勤 学

统一书号:10158·834

定价:1.85元

目 录

哑 巴.....	(1)
如来佛的手心.....	(20)
艰难的使命.....	(38)
诚 实.....	(56)
毕竟是春天.....	(77)
阙 门.....	(98)
对 号.....	(116)
小康人家.....	(129)
不仅仅是留恋.....	(147)
作家和小鲢鱼.....	(164)
落 叶.....	(180)
亮 点.....	(201)
贺老山的梦.....	(232)
山重水复.....	(248)
面 具.....	(263)

燃烧的山林·····	(278)
老汉还乡·····	(294)
少 妇·····	(311)
引 力·····	(328)
打鱼的和钓鱼的·····	(344)
愤怒的老柳树·····	(365)
等候李平·····	(382)

后 记



哑 巴

人，都有一张会说话的嘴。但这张嘴怎么用，里面却大有学问。

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因为多嘴挨爸爸的训：“你装一会儿哑巴就不行！”后来我读书识字了，见书上写着：“烦恼胡为乎来哉？多言之故耳。”走上社会之后，我也常见到有些人为了图个心平气和，相安无事，总用“装哑巴”来律己和教人。据我的亲身经历，嘴的使用并不这么简单。装哑巴，其社会效果也不见得比多说为佳。如果不说话最占便宜，那么，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语言功能肯定会退化的。

这样说来说去显得太抽象，还是让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敌 情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遵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作为首批下乡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奔赴塞外的河东县插队落户。我去的西沟大队依山傍河，管着三个自然村，九个生产队，自然条件还可以，社员

生活也说得过去。我们进村还不到一个月，记得是初秋时分，“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就卷来了。按说，我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可是这个高潮却把我们和贫下中农的位置卷颠倒了——我和另外两三个知识青年被调到大队，不但教育贫下中农，而且还清理他们的队伍。我专门负责整理材料。

在学习文件和发动群众阶段，我们西沟大队搞得有声有色，上自“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连多年不起炕的瘫痪老太太也得接受“补课”。为此，县革委会的《清队简报》还表扬了我们。我们清队班子的人自然很高兴，可是社员们却一个个魂不守舍了，不知道这个世代祖居的村子到底藏着什么凶神恶煞，以至上头动这么大干戈。

到运动的第二阶段——揭摆怪人怪事怪现象（当时的政治术语叫“摆三怪”），势头就冷清下来了。别的生产队，鸡毛蒜皮，还多少凑了三两条，譬如某人买了一台缝纫机，钱的来路是否正啊；某人的老子当过满洲国的“国兵”，此人是否得过什么实惠呀，等等。唯独第九生产队连一条“三怪”也凑不上。每次到大队来汇报，九队队长孙祥都挨一顿敲。孙祥急得抓耳挠腮，坐卧不宁，恨不得到地里抠出个“三怪”来。

说句公道话，这也真不怪孙祥。孙祥是六四年“四清”时入党的党员，四十左右岁，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肩宽腰粗，象一头犍牛，为人挺老诚。他既不激进，也不保守，搞运动还是够认真的，无奈他没有占上出“三怪”的天时、地

利。九队是个独立的小自然村，三四十户人家。这些人祖宗三代就在这个地方“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代一代，彼此都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谁腓上有块疤都知道来历，哪来的“怪”？村里倒也有一个富农分子，不过帽子戴着，奉公守法，知根知底，用当时的话说是“死老虎”，也算不上“怪”。外来人只有一个，还是个哑巴，给生产队看园子，到这里快十年了，也看不出什么“怪”来。

“咋的，你那疙瘩儿阶级斗争就熄灭了？”我们西沟大队党支部书记阎天水质问孙祥。

阎天水五十左右岁。据他说，他在世界上活了半个世纪，最远的地方到过专区所在地，那是在“清队”这年的春天，去看过一个“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不过，这已经足够奠定他在西沟“头面人物”的地位了。

“不，阎书记，我……我实在找不着……”孙祥辩白着。

“棉袄里的虱子还找缝儿哩，阶级敌人哪能轻易站在你鼻子尖儿下边？”阎天水训斥孙祥，“你还是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没有深挖狠揭，没有把阶级斗争的弦儿绷紧！”

“还没绷紧？都快绷折了！”孙祥晃了晃头，小声嘀咕着。

“没关系，你攥劲儿绷吧，绷折了找我！”阎天水有些激动了，从椅子上站起来，象指挥雄兵百万的大统帅一样自信地在地上踱了几步，然后站在孙祥面前，眼光咄咄逼人。

孙祥没话可说，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就在这天的半夜，我们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了。进来的是孙祥。

“阎书记，我发现一个‘三怪’！”孙祥神情紧张，脸涨得通红，淌着汗，看样子是跑来的。

为了加强对“清队”运动的领导，及时分析和处理敌情，阎天水这些日子都和我们一起住在大队部。听了孙祥的报告，阎天水一个鲤鱼打挺从炕上跳到地下，抹了一下惺忪的眼睛，急忙掏出一个七零八落兼作钱包的笔记本，问孙祥：“重大么？”

“够重大的。”

“快说，快！”

孙祥长出了口气，定一定神，一边用袖子抹着汗，一边讲了事情的始末……

告 急

孙祥从大队回去，为找不到“三怪”愁得心里发烦，漫不经心地来到生产队的菜园子。他把看菜园子的哑巴叫来，比划了一番，交给哑巴两元钱，叫他到大队代销点去打酒。干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了，哑巴总是很愿意效劳的。不一会儿，酒打来了，可惜没有下酒菜。就地取材吧——孙祥叫哑巴到菜园里拔了一把小葱，喝起闷酒来。有道是：“喝酒就小葱，一盅顶两盅。”

孙祥喝酒的时候，哑巴一直恭顺地站在旁边。哑巴四十多岁年纪，细长的个子，干黄的瘦脸，象一条干瓠瓜。他的眼神里总带着胆怯，好象做了错事的孩子随时准备挨训一



样。孙祥捏着酒盅瞄了哑巴一眼，只见哑巴的眼睛里闪动着酒瓶的影子，鼻翼不停地上翘，似乎在狠劲地吸着酒香味，鼻尖沁出了细小的汗珠，这是嗜酒者对酒的特殊反应。

孙祥一人独酌，感到有点无聊，又见哑巴贪馋若此，便动了几分恻隐之心。他向哑巴作了一个“来喝两杯”的手势。哑巴的脸立刻笑成了一朵花。他转身到外屋找来一只白瓷茶碗，斟了半碗，一扬脖子，咕嘟嘟，象喝白开水一样灌了下去，然后又对孙祥傻笑了一下，好象是表示感激，又象是讥笑孙祥喝酒没有他这等魄力。孙祥咧着嘴，嫌恶地看了哑巴一眼，嘴里骂着：“娘的，好象几辈子没见着酒了，小心烧破你的肚子！”

哑巴有点象陶渊明先生笔下的五柳先生，性嗜酒又不能常得。他是大跃进的战鼓敲过之后，一九六〇年春天随着逃荒的人群来到西沟的。他独身一人，拖着一条打狗棍子，哇啦哇啦地叫着，比划着，挨门乞讨。当时正值春耕大忙，生产队劳力紧张，种地缺人手，队长就把哑巴拉住，给他一头毛驴，叫他去打碾子，告诉他：干完活保证给饭吃。哑巴很高兴，答应了。从此哑巴就在九队落了脚。他给生产队干活，生产队负责他的衣食之需，逢年过节，还给点零用钱。哑巴显得很满足。困难时期过去之后，他没有张罗回老家，人们估计他也找不到老家了，况且哑巴正当三十多岁年纪，还能干活，又不拈轻怕重，调皮捣蛋。后来在社员会上一说，就给哑巴“转正”了，成了九队的社员。人们发现，哑巴在九队有着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夏天看菜园子，秋天下夜看庄稼，冬天看山管树林子，这类事有的社员不愿干，有

的愿干又有监守自盗之嫌。哑巴干起来既认真，又保险，铁面无私，两袖清风。队里的官员不在场，别人休想拿走一瓜一草，认可自己挨揍。不过，哑巴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全部劳动报酬，生活依然捉襟见肘，酒对他来说自然是圣物了。

哑巴连喝了两碗，便嬉笑着抹了抹嘴巴，满足地摇着头，不想喝了。孙祥有意要搞一个恶作剧，多灌哑巴几杯，便拉住哑巴跟他猜火柴。喝到后来。哑巴的脸变得惨白，眼睛里却闪着潮润的亮光。他双手掐腰，拍着干瓢瓜似的胸脯，表示“来者不拒”，大有三江口气吞扬子之势。酒喝完了，哑巴象口袋一样倒在看园子小棚的土炕上了。

孙祥也没有马上回家，带着八分酒意，也挨着哑巴躺下了。秋虫唧唧，凉风飒爽，一弯上弦月斜挂在高远的蓝天上，洒下一片清晖，鸡鸣犬吠之声也没有，园田里的蔬菜和远处的庄稼都笼罩在梦幻般的迷离恍惚之中。夜色很美。如果哪位诗人在场，一定可以写出二百行具有朦胧美的诗来。孙祥却没有这个兴致。恼人的“三怪”问题仍然在咬啮着他的平静。

“孙祥，你……你小子……尽灌我，没安……安好心……”

孙祥猛然听到身边有人断断续续地说话。他睁开眼睛巡视了一下，小棚子里并没有第三个人，只有睡着的哑巴和他。他下地到小棚外看了看，也没有人。是梦？不是。他分明听见有人说话了。肯定不是幻觉，这位彪形大汉喝的酒还没到使他神经错乱的程度。

“那么是谁呢？莫非是哑巴……”这一想法刚露头，眼

前一个斗大的“怪”字把这个犍牛汉子吓了一跳。

孙祥不敢多想，便急忙趿了鞋子跑到大队部来告急。一路小跑早把他的酒意跑丢了一多半。

奔 袭

“你敢断定是哑巴说梦话？”阎天水问孙祥。

“没错。”孙祥说。

“如果哑巴能说梦话，那末他肯定不是哑巴。”阎天水分析着，“如果他故意装哑，这里肯定有问题——他该不是国民党特务吧？”

后面这句话简直把全屋人吓呆了。我们互相对视着，有如听见强盗叩门，屋里呈现出爆炸性的沉默，人们的眼睛里闪着惊惧而严肃的光。

没有人怀疑阎天水的推断。西沟大队的人总是习惯于多方求证书记的结论。阎天水的结论有如惊蛰的春雷，原先在孙祥脑袋里冬眠的一连串“怪现象”纷纷活动了。据孙祥介绍，这个哑巴还认识一些字，会写他的姓名——“汤仁”两个字；除了手势和哇哇，他还能用正常人的发音叫狗、吆喝牛；他似乎有某种听觉；他不愿同别人睡在一起，总喜欢单人独居，等等。

“八成是个潜伏的特务。”阎天水作结论说，“对劲儿，他单独生活是为了便于对外联络。”他又转向孙祥，“你留心没——他有没有电台？”

“电台？”孙祥还有点不懂。

“是啊，打电报的，嘀嘀嘀……电影上那样的？”

“没看见。”

“他有没有枪？”

“没看见。”孙祥不满地白了阎天水一眼，“要是看见他有枪，早就把他逮起来了，还用等到这会儿？”

阎天水似乎没有注意孙祥的神情，仍然象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一样举起手来在空中一挥：“没错儿，这样身分的人没枪才怪哩，说不定还有刀子和手榴弹。”

阎天水一面吩咐人打电话向公社请示，一面下令大队基干民兵持枪紧急集合，待命执行紧急任务。

黎明前，阎天水率领我们三十多个手持半自动步枪和五四式冲锋枪的精壮民兵，包围了看园子的小窝棚。我象一个贴身马弁紧跟在阎支书的身边。我一向为自己生得晚，没有打过日本鬼子和蒋介石而遗憾，这次有幸在西沟参加了歼灭国民党特务的战斗，心里虽然有些怦怦跳，但一直被一种庄严、神圣的使命感主宰着。小窝棚静静地蹲在晨曦和薄雾中，没有一点生气，象个坟丘。但是人们都不敢近前，唯恐挨了“黑枪”。阎天水隐蔽在水渠后面观察了足有半个小时，才发出了进击命令：“上！”

民兵们似乎并没有理会指挥官的命令，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彼此交流着犹豫的眼色。

“妈的，胆小鬼！”

阎天水有些生气了。他率先匍匐前进了一截，很有点受过正规训练的样子。人们也跟着他前进。当包围圈越来越小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阎天水下令停止前进，开展

“强大的政治攻势”。

可是，我们三四十张嘴喊了半天，小窝棚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更不用说特务举手投降的戏剧性场面了。

阎天水皱起眉头想了一下：“这小子许不是听见什么风声儿，撒丫子了！”

有了阎支书这样的权威判断，人们才一个接一个地站起身来，向小窝棚围过来。孙祥紧走几步，抢先赶到小窝棚跟前，朝里一看，只见哑巴合衣躺在土炕上香甜地睡着，腮边滴着口水，肚皮伴着沉重的鼾声一起一伏。

这时，人们的胆子好象同时壮大了千百倍。十几个人争先恐后闯进窝棚，十几支枪口对准了哑巴。

一阵厉声吆喝加推搡，哑巴醒来了。对着黑洞洞的枪口他吓得浑身发抖，脸象一张黄裱纸，半天才开始哇哇。

“别装蒜，走！”

阎天水一挥手，哑巴被押走了。我们兵不血刃，取得了这次突袭的胜利。

哑巴走后，我们对小窝棚进行了现场搜查，没有电台和枪支弹药之类，只发现了四节一号电池和一把杀猪刀，看来都是看园子用的东西。不过阎天水还是让人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大队部去，“找明白人鉴定一下”。

告 捷

在大队部的初审进行得很顺利。开始，哑巴还指手划脚地哇哇，一个愣头小伙子窜上来，朝哑巴单裤包着的屁股狠抽

了两皮带，哑巴痉挛地扭动着身子，喊叫起来：“别……别打，别打了，我求求阎书记！我，我是假哑巴，装的，是装的哑巴……”

哑巴说话时舌头有点僵硬，但可以肯定是汉语，不过带着明显的冀中口音。

这一下真使我大惊失色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在哑巴说话前，不管阎天水的推论多么坚定明确，我脑子里始终有一个问号：国民党特务干嘛要跑到西沟这个穷乡僻壤来呢？现在真使我出了一身冷汗，认清了清队运动的必要性和及时性。阎天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他瞟了我一眼，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冷笑，好象在说：“瞧，怎么样！”

可是，汤仁却把装哑巴的原因说得很轻松。据他交待，他一路讨饭从关里过来，开头人家不愿给他东西吃，把他问个底朝天之后，人们仍然怀疑这个年轻汉子是条“懒虫”。后来他发现有一种生理缺陷的人或妇女儿童容易得到施主的同情。装瞎，眼睛总要睁开；装瘸，又影响走路。于是他就装了哑巴，遇见人哇哇叫，别人也就不再刨根问底，自己也免得直个叫“大爷大娘”了。

“胡说！”阎天水一拍桌子，“你到西沟以后不讨饭了，为什么还继续装哑巴？”

“我怕……怕……”

“怕什么？说，怕什么？”

“怕人们笑话，怕人们怀疑我。”汤仁的干瓢瓜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越往后越怕，越怕越不敢说话……”

“狡猾抵赖！”阎天水冷笑一下，“你去骗小孩子吧！”

确实，不要说阎天水，连我也不能相信汤仁的交待。西沟不是《智取威虎山》中的夹皮沟，汤仁也不是小常宝，十年装哑巴的理由是不能说服人的。不管他怎么说，人们总相信装哑巴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巨大秘密。不管结局如何，西沟清队中挖出一个装哑巴十年的人物，却是一件轰动性的大事。那时候人们对此事的关注，不亚于当今人们对“魔鬼三角”或飞碟的兴趣。

这天的下午，县革委会副主任杨万同来到了西沟。西沟的老百姓在严肃、神秘和惊讶之中，还增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兴奋、骄傲和荣幸。这种感情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越多、越大，越说明西沟的干部和群众抓住了“纲”，“阶级斗争觉悟极大地提高了”。挖出一个汤仁，犹如传说中的山民挖出了人参娃子，南国蛮子找到了金马驹，或者象河北满城发现了金缕玉衣。至于汤仁有什么用途，那是另一个问题。孙祥亲自向杨万同副主任汇报了他如何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心明眼亮”，挖出了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经过。杨万同副主任沉稳地连连点头，叫我们帮孙祥准备一下材料，以便去县里介绍经验，同时讲了三条：一、突击审讯，扩大战果；二、严加看管，以防汤仁自杀或阶级敌人杀人灭口；第三条使我们受到的鼓舞更大了——今后，西沟大队就作为杨万同副主任的“点儿”……

这位杨万同主任跟我们支部书记阎天水年龄差不多，个头也相仿，只是显得比阎天水精悍、机敏。他的脸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双总带着沉思、怀疑神情的小圆眼睛和肥厚的嘴唇——他说话的时候，嘴唇呈圆筒形，好象在吹着碗里的

热粥。事后，阎天水曾用称赞的口吻向我介绍，县里“建革”时，两派组织之所以一致同意结合杨万同这位革命领导干部，是因为他在“十七年”中基本上没有沾过“右”的边。

第二天，我们收到了县革委会的《清队简报》。《提高两个觉悟，大打人民战争，装哑巴十年的特务分子落网……》这个题目把我吓了一跳。尽管疑点很大，可是现在既没有汤仁的口供，又没有别的佐证，怎么能公开宣布汤仁为“特务分子”呢？

“不要紧，有了模子不愁坯儿，有了骡马不愁驹儿。”阎天水很有把握地说，“你把心放在肚里吧，汤仁早晚会交待，证据不愁找不到。”

又过了两天，审讯还是没有什么进展。看得出来，阎天水有点着急了，经常咒骂汤仁的“花岗岩”脑袋。可是在党的“红头文件”上、报纸上和正式会议上，都在反复地讲着“严禁逼、供、信”，他又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时他只向我们作某种微妙的暗示，让我们敲打汤仁几下，他躲起来，佯作不知。即使这样，汤仁也交待不出象样的东西。

一天，阎天水把我找去，叫我把从汤仁的小窝棚里搜出来的四节一号电池和一把杀猪刀送到县里去，说是县里“清队成果展览”上要用。

“这有什么用？”我有些不解。

“刀子是凶器，电池……是收发报机上使用的。”

“我们还没找到收发报机呀！”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汤仁早晚会交待，收发报机不愁找不到。”阎天水仍然重复着他的充满自信的话，“有了模